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三

阿合馬

附王著
秦長卿

盧世榮

桑哥

附韓羅思
要來木

馬絡

何榮祖

阿魯渾薩理

子岳
柱

葉李

附李
塗

不忽木

祖海藍伯
父燕真

完澤

父緣
真

張九思

附高
麟

阿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委以財賦之任遂頒條約宣諭各路轉運司開河南鈞徐諸州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觔鑄就農器二十萬具令易粟輸官得四萬石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令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

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元年秋八月世祖紀作十一月

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起拜阿合馬爲平章政事三年

立制國用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

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桓州峪所

得銀鑛十六萬觔每百觔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觔開採所需

鬻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立尚書省罷制國用司仍命平章尚

書省事時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效又見其與丞相線

真史天澤爭辯丞相皆屢誦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

初尙書省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呈尙書省由尙

書咨中書省然後轉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

白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旣委之臣所

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九年併尙書省入中書復命

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明年更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乃奏大都總管以下多不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當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旣而樞密院請以忽辛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邪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捷屢至帝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及貿易官鹽藥材阿合馬條上衆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嘗勝論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自定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陳巖亦言宋交會宜更換今從

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當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若聽民自售勢必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觔官自貿易帝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既減編民額賦又罷轉運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國用日訕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設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鑄官爲局賣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可充乃復立諸路都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爲使又言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名倉庫吏亦不可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加罪並報可十五年湖南左丞崔斌入覲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

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尙書將作院使領會同館一

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有旨並賜罷黜然不以是爲阿合

馬罪典章云阿合馬專用酷吏以王儀爲刑部侍郎能以一繩縛囚令其遍身痛楚術重則四肢斷裂人號王侍郎繩索

十六年奏設江西榷茶運司以盧世榮爲使又以都轉運司

官多俸重改諸路宣課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

中書奏行省阿捨海阿里等言自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

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合馬

言立提舉司未三月而請罷此必行省有奸弊故先發制人乃

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按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左丞

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誣搆斌與平章阿里伯

言丞燕帖木兒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及鑄造銅

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合馬在位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

廣張惠爲左右丞耿仁爲叅政罔上剝下衆庶流移民有美田
宅數畝爲已有內通貨賄外以威劫羣臣在廷相視莫敢發有
常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摘其奸謂禁絕異議杜塞忠良似秦
趙高私蓄踰公家覬覦非望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
未發誅之書奏不省未幾除長卿同知興和鐵冶事誣以侵課
數萬緡斃之獄

長卿洛陽人以布衣徵至京側儻尙氣節

十九年三月帝幸上都皇

太子真金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
鎚自誓擊阿合馬首與妖人高和尙合謀僞傳皇太子還都作
佛事糾黨八十餘人夜入京旦遣二西僧詣中書令市齋物時
尙書張九思總管高觴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及午又矯
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著
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

阿合馬素

憚太子先遣使出關北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其徒皆下馬僞太子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時變起倉猝且昏夜衆遙望火光中莫知所爲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留守使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高和尚等逸去著獨挺身就縛帝聞之震怒卽命司徒和禮霍孫樞密副使孛羅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並醢於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初阿合馬死帝猶未察其姦及徐詢孛羅始盡得其罪狀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剖棺戮屍縱犬啗其肉子姪輩盡伏誅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兩耳具存問之其妾引住云每詛呪時置神座於上其應甚速又以帛

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挺刃內向如擊刺狀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其年命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執事聞勅剝戮人皮以徇已從集賢侍讀學士崔彧請并戮郝禎屍

冊曰大奸似忠爲國以利文統雖誅桑盧相繼賴主之明旋用旋斃王著何人乃傳後世

盧世榮大名人當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坐罪廢阿合馬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才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名問稱旨令與中書省議所當行丞相和禮霍孫與右丞相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以議不合同日罷去至元二十一年冬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旣驟被顯用卽日坐中書專

理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皮者加罪因奏言近見老幼疾廢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卹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合馬所作巧於沽名帝並可其奏既而言南北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發官鈔五萬錠立權酤法俾民用給而國計亦裕世榮在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極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更欲致之法尋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帝曰卿

但言之世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已久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蓄宜盡核權勢所擅鐵冶官爲鑄器鬻民以其息合常平鹽課儲穀於倉待貴時出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廢諸物躡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息以貸貧民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儉計土產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儉六充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糗糧惟資羊馬宜出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廣開牧地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十之

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
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
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
御史臺升六部爲二品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各路錢
穀其刑名事隸內臺錢穀由部申省項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
時朝廷老臣集議皆謂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至按察司
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會丞相安童亦言其不可罷帝命復
立江浙行臺治江州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
所司官吏以善賈者充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在阿合馬
之門今皆籍錄禁錮其中不乏通才堪任使然懼有言臣濫用
罪人者帝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爲于是以前轉運使張弘綱撒
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諸路都轉運鹽使其其他擢

用甚衆世榮旣以利自專知歛怨日甚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
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毋令民戶帶納三蠲大都地稅四
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爲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差稅六鄉
民逃匿者免收課七量減江南佃戶租額八添支內外官吏俸
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又奏立
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專治課程仍降格條
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及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以宣德
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奸世榮言彼自
陳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恃委
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戴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
詔旨奏杖一百後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御史陳天祥獨上
章論世榮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以

聞帝悟卽日遣峻都等還大都命丞相安童集諸司官吏老成
儒士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並赴
上都廷辯安童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
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
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請暴其罪於天
下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
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
言若復恣其妄行爲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欵伏傳
旨命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更者更所用非人
立皆奏斥下世榮于獄閱七月帝問近侍忽刺出曰汝於盧世
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豢之徒費廩食詔
誅之剗其肉以食禽獮

桑哥西域人膽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爲西番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背

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掌浮屠氏教兼治吐番宣慰事中書

省嘗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禮霍孫謂非

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相毆且謂曰與其使它人侵盜曷若爲

公家營利乎乃出油萬觔與之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

我初計不及此一日桑哥在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帝益

喜始有大任意嘗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內廷有所建置人

才進退咸得與聞

輟耕錄載華亭彭璋云桑哥與江南釋教總

制可

其奏二十四年二月復立尙書省以桑哥平章政事會更造至

元寶鈔桑哥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

用至元鈔宜遣官分道置局鈎考中統鈔本又初改至元鈔欲

盡收中統鈔今尙未可急歛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
統料鈔者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帝是其言嘗奉
詔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六千餘錠平章麥木丁卽自伏參
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面問
曰旣典銓選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奏聞帝命與丞相
安童共訊且曰此曹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辭數日
又奏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每以疾爲託臣見中
書庶務隳惰如此故毆辱之今已欵服帝益怒命加窮治佑與
居寬皆棄市刑部尙書不忽木爭之不得臺吏王良弼與江寧
縣尹吳德常偶語時政桑哥聞之曰若輩誹謗政事不誅無以
懲後並捕殺之有御史幹羅思者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惟金
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孳畜加之

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釋不問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領泉府市舶事發鈔千錠給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又以拜降爲福建行省平章旣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授省臣及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議今奏用沙不丁等適丞相還大都未與議臣恐有執前旨爲言者帝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何言之有十月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以丞相領尙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翼日左丞葉李言桑哥柄政久宜進位丞相以協人望帝大悅遂以爲尙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明年正月以甘肅參政鐵木哥不任事奏乞牙帶往代浚江民曹夢炎願歲輸米萬石求官奏授浙東宣慰副使紹興判官白紮矩言亡宋族人散居江南非便宜悉徙京師奏擢紮矩尙書省舍人江西判官蕭儀受賕

諭死桑哥以儀嘗鉤考萬億庫有追錢之能奏釋其罪又以江西平章忽都鐵木兒不職論罷之兵部尙書忽都答兒不勤於政則先斥而後奏帝曰若輩不能汝事何山得行自立尙書省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尙以爲不專更置徵理司主之以秃烈羊呵吳誠並爲使十月桑哥奏荆湖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東木自首償矣他省欺盜正多乞命參政忻都尙書王巨濟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特授勅印併給兵爲衛帝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者方且諷都民爲之立石頌德帝聞之曰民願立者聽旣成樹於省前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碑又以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財粟甚重體宜優異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帝問宜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可於是命桑哥以右丞相兼宣

政院使二十六年帝將幸上都桑哥入見言去歲聖駕北幸臣
視內帑諸庫無虛日今歲欲乘小輿以行恐人竊議帝曰汝但
乘之毋畏人言且命以侍衛親軍百人爲導從又言初以省部
成案皆錢穀所繫令赴御史臺照刷近檢左右司文簿凡經照
刷者遺漏尚多當令御史就省部稽察并書姓名於卷末苟有
遺漏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監視失則連坐乃管監察御
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
簿置案去聽御史自行檢閱而臺綱遂廢桑哥言國家經費旣
廣歲入恒不敷出今鹽課每引值中統鈔三十貫可增爲一錠
茶稅每引值五貫可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可增額十萬錠
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
完足宜改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詔皆如所議又言有分地

之臣近以貧乏爲辭希覬賜與財非天墜地湧苟不慎出入恐
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卽止之當給者俟覆奏桑哥
旣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任已出而宣勅尙由中書乃請今後
宣勅並付尙書省由是以官爲市貨賂珍珎日夜輦輸其門姦
諛之徒蠅附蟻營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帝改柳林
利用監徹里浙西按察使干盧等乘間奏其專權贖貨狀帝趣
名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聖聰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以
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蠡起名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宗社
憂留守賀勝亦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帝問御史大夫月兒
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
者何事桑哥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勸
驗辨論往復數四辭屈帝駐蹕土口復名問尙書省裂卷爲兩

縫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賊至千錠嘗檄臺
追徵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尙書省拆卷持
半印案訟人餘半安在其弊可見徹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
以封縫者防欺也若輩爲宰相而拆卷破印與人辨豈非教
吏爲奸帝怒下桑哥獄什輔政碑至七月伏誅先是行臺御史
周祚嘗劾行尙書省官桑哥誣以他罪流祚于愍谷孫之地妻
子家產皆沒入及是始給還 要東木者桑哥妾黨也嘗鈎考

荆湖錢穀省臣擬授湖廣平章帝曰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

授一理算官足矣墮中書所奏令人恥之比至湖廣卽籍阿里

海牙家貲來上及被逮籍其家得黃金四千兩更坐以不法數

事帝命械致湖廣戮之其沙不丁烏馬兒妻孥並沒官姑貸其

死行都王巨濟伏誅

輟耕錄云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

當擅權十八年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
拜中書平章貪暴十倍人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
相字亦拆爲四十八自立尙書省日至辛卯正月敗於四十八
月又舊冬省堂中火燼鳴至且方已嗣是夜以爲常又梟鳴梁
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
桑哥敗省官俱擢禍

幹羅思康里氏後官中書右丞

冊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括克聚斂犯鬼神怒飲鴆止渴
剗肉療饑縱彼闢夫曾莫肯爲股國削民軀亦旋殄連類
並書爲後世鑒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入侍世祖
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聞見平章張啟元以紹應授左
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歷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
割隆興爲東官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爲刑部尙書及
復立尙書省擢叅知政事時更造至元寶鈔前信州三務提舉
杜璠言公私非便桑哥怒曰璠何人敢沮吾鈔法欲當以重罪

紹從容語曰國家得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璿豈不與詔書戾乃得免俄拜尙書省左丞宗王海都之亂邊民來奔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餒死此輩邪紹曰南土地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遷故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宜取上裁丞相何以怒爲乃如紹言入奏帝曰馬秀才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入見欲計所辦財賦多寡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困竭民力必不能朕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卽手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及山東額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歛數倍亦孰與足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競攘爲已有以一區授紹紹不取桑哥欲奏請賜之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

憂不能塞責詎敢微非分之賜以速罪戾桑哥既敗嘆曰使吾早信馬左丞言必不至今日既而檢閱其行路籍獨無絡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收中書省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成宗元貞初起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四年卒有詩文數百篇行世

冊曰小人害良亦須調劑不激不隨平心和氣譬彼涼泉灑諸湯沸正人用安民陰受惠遠勝高飛徒知自衛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金亡徙家廣平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家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由吏累遷中書省掾已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御史范方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爲治書侍御史尋出爲山東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

制禁諸人勿得沮撓而糧舶遇暴風多漂覆樂實不之信督諸漕卒代償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也卽上奏詔免其徵名入爲尙書省參知政事會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不已命姑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爲辭同僚曰上旣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耳可稍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弊皆上聞帝乃思其言名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爲便定爲常式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國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嚴苛榮祖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至元新格上之帝命鈔版頒行又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

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爲根

本必擇才後任庶有裨益帝然其言

通考云中書省言江南在宋時差徭爲名七十有餘

歸附後一切未敘今諸王歲賜威仰給京師宜令江南仍依宋時諸名征賦榮祖度不能遽止乃言宜召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中書集議科取之法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以緩其行事遂寢

書而食其祿適子祕書少監惠及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追封

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恒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

官聞之賜以上尊及金銀鈔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

虞集諡議云榮祖歐

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然衣服飲食之儉不異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貲諡忠肅

所著有大畜

十集并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從至燕會畏

兀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太祖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

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字之曰萬全世祖至

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阿魯渾其中子也以父字爲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旣通其教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屬皆通曉焉有西僧至自言能知天象譯者莫解其義帝問誰可使者侍臣以阿魯渾薩理對卽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廷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詔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趣入諫曰言者必妄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讐也且江南初下民疑未釋一旦以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帝悟立召使還逮言者下郡鞫果以嘗貸錢不與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左侍儀奉御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深嘉納遣使求賢

置集賢館待之令領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館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撤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凡士之應詔者命館設之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卽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還有官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上前上過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邪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來者阿魯渾又言國學人材之本國子監弟子員宜優其廩給使學者日盛二十四年授尙書省右丞命與桑哥同視事固辭不許繼拜平章政事桑哥爲政暴橫且日進其黨與阿魯渾數諍之久與乖刺又奏立徵理司理天下逋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無敢言者會地震京師阿魯渾請罷徵理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未幾桑哥

敗以連坐亦籍其家帝問桑哥姦惡如是卿何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陛下方在信任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救火祇益其焰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爲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知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司天監丞言阿魯渾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怒謂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頓首謝曰臣賴陛下天地舍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請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初太子真金薨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問焉阿魯渾言皇孫仁孝恭儉於是大計始決成宗不知也數被召亦不往後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

及卽位語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數名不至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全平章全材也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卒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諡文定 子岳柱字止所自幼端凝有遠識方八歲視畫師何澄畫陶母截髮圖指陶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髮爲澄大驚異年十八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文宗至順初歷官江西行省平章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重違宰相意岳柱曰民爲邦本傷本以歛怨亦非宰相福令使者達此意時燕帖木兒爲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罪誣告者若干人桂陽民張思進嘯聚州境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爲

民害邪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賊曰致我爲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反諭其衆復業一方以寧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卒岳孫天資孝友母弟久住官翰林侍讀學士早卒哭之盡哀度量弘積有欺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耳我何與焉母邵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葉季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星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圍鄂宋命賈似道出督師會憲宗凶問至乃班師似道詭爲已功旋復入相中外無敢指議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言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稿出李手熒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黥配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有前年之師適

有天幸克成厥勲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
大悅卽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使者致丞相安童
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尙
悉心以報殊遇李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臣夙心也
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訪江南遺賢世祖
諭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旣至館集賢院中及召見披香殿勞問
卿遠來良苦又詢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

祖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

暇耕錄云一日議事大庭
李病足不在列遂以所御

五龍車名之至
命坐而詒決焉

時各道儒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觀先帝

節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
修文正須作養人材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
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

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並乞蠲免帝
可其奏宗王乃顏反帝親征時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每立
馬相鄰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
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勞四方轉輸耳請用漢軍列前步
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
踏之無不勝矣帝如其言果奏捷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
議中書省事以足疾辭不許因言凡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
皆事關軍國利及生民當各許實封言事時江南盜賊未靖議
立限招捕李言臣在漳州十年獨知其詳大約軍官嗜利與賊
交迥故難弭息宜令各處軍官例以三年遷調庶革斯弊尋授
尚書省左丞復辭以資格淺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
邪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

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徒行
人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
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直爲觀美也乃
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條具廟學規制帝皆從之時帝欲
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
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脫有奸人乘彘而起非國之利帝
悟事遂寢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外域得之無益且
山路崎嶇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進拜平章政事
固辭許之仍賜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是時桑哥爲
尚書省丞相專擅國政李雖與同列無所匡正桑哥敗李亦坐
免久之以疾得請南還揚州路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
徒受上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卽以舉桑哥爲第一

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今雖罷相
罷別戮未加人情往往竊議宜斬之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
葉李廢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邪令淦詣京師置對李還至
臨清帝遣使召之俾佐丞相完澤治省事上表力辭未幾卒李
既卒而淦至用御史中丞崔彥言擢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其
直李前後被賜貲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
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
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諡文
簡綴耕錄云葉李上書詆賈以道流嶺南及放還與似道遇諸
塗李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任公田關子
竟何如國事當年誰汝誤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宋時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復獻之世皇
使用
壽板

冊曰京學嶽嶽折似道角左丞委蛇乃黨桑哥淦上封章

筆挾秋霜宮春囁囁嚴瀨瀾瀾盍老此間名重如山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大人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旣亡欲爲報讐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爲太祖所獲最幼曰燕真方六歲太祖以賜皇子婦莊聖皇后憐而育之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至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居安全可乎世祖大悟請從征憲宗喜乃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知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卽位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世祖命給事東官師事贊善王恂已受學祭酒許衡衡每稱爲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生書字不忽木

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意嘉歎久之衡
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卽成
誦帝名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
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
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世所法降至漢
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元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
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復
取平南諸君建置學校者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首起國子學
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
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
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

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
門學四曰律學五六曰書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
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
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
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
唐所致比也然學校之政尙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
俾習儒學仰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
者尙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
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
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者徧立學校然後
可若曰未暇則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
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選德業醇

備者充司業博士助教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其
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俾國子學官領
其事數年以後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依例入仕其終不
可教者三年聽出學使天下之才皆觀感興起然後續立郡縣
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十五年出爲燕
南河北道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
過真定並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
下獄脫虎脫氣悍甚令去其冠立庭下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
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
同知之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往按其
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二十一年命叅議中書省事時盧世
榮河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

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愆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叅議不拜明年世榮被誅帝曰朕殊愧卿因拜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當死者詭言主貲隱寄實多盡得之可資國用遂鈎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帝悟卽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改刑部尚書河東按察使阿哈馬以貲財誂權貴貸官錢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繼遣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賑

之權貴臣有奏其擅發軍儲及鍛鍊阿哈馬使自誣服者帝曰
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獄至京師審視
阿哈馬竟坐棄市親軍都指揮使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
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土土哈奏
遇有不臣語帝怒欲誅之不忽木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
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
肯爲陛下盡職乎獄始解桑哥誣殺叅政楊居寬郭治不忽木
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
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
其弟野禮審班侍輦中帝曰汝兄度以某日來迎後果以是日
至帝見其癯甚問食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
其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

史明年春帝獵柳林野禮審班等劾奏桑哥罪狀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名問之至具以實對帝大驚始央意誅之欲用不忽木爲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何多讓爲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今不次用臣慮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摘憲臣賊罪以動上聽帝責中丞崔彧彧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故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烏曩詭詐天威所臨寧不震懾馱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陳日燁襲位若遣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

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卽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具平章麥木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尤事遂寢或勸征瑠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桑哥黨旣誅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曰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爲祀帝許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竟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相間處以防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奸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圖國中貴人第宅與民居犬牙相制狀上之乃止有譖完澤徇私者帝問之對曰完澤與臣同待罪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至至公之道言者果屈帝每顧侍臣稱塞陴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故帝曰彼事憲宗時每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尚未生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無歲無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論說至

四鼓乃罷明日進膳出盤珍賜之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勲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顧命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伺二人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伯顏嘆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召問之月魯那顏曰太后但觀臣等所爲若誤國卽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成宗卽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良久及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問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對曰惟此數莖爾曰如此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瑞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

犯法者皆賂之求免有弒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
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王政之本風化之基
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
其言朕甚愧焉使人謂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
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曰若
此必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追廢
前命於是丞相以下多忌之奏出爲陝西行省平章帝留之竟
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帝召至便殿曰朕知卿
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
貞字正卿澤州人
時爲大都留守對曰貞實勝臣乃改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
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唯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
當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彥卒特命行中丞事有因

父官受賄者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爲先若必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治之不效引觴滿飲而卒年僅四十六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因奉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尤明於知人多汲引丞相哈刺哈孫亦其所薦也世祖嘗謂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至大中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嚶嚶見文翰傳冊曰劄議膠庠力排聚斂魏絳齊芳諫回勤遠正上下倫

敬天威譴識不在年老成猶歎白璧輝輝九原奚玷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歷功拜都元帥取宋成
都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拜中書右丞
相與諸儒論定朝制參議樞密院事有費正寅者素儉後或告
其罪命線真往按請託交至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伏法完澤以
大臣子選爲皇太子燕王府僚屬俄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
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見器重一日宴宗室指澤語衆曰先正
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太子薨
成宗以皇孫撫軍朔漠完澤兩從之北方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尚書不忽木言向者藉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
完澤名澤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驗集賢學士賀勝
亦言其人爲衆望所屬遂拜尚書右丞相既入盡革桑哥弊

政請獨積歲逋負錢粟又言今天下一歲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徂冬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且歲賜諸物爲數旣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後將賜或無可給不均尤甚宜分近侍人爲上中下三等於下等擇其極貧者歲加賞賜可免不均之失又懷孟竹課歲辦一千九十三錠行省分賦於民民實苦之宜停其稅帝皆納其言一日侍臣傳旨予官者先後七十人完澤請加汰擇不可用者不敢奉詔帝曰率非朕言其可用與否卿當自處之成宗卽位建議加上祖宗尊諡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爲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振卹百姓完澤之功居多德四年加太傅錄軍

國重事初帝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兵民死者數十萬至是完澤復言於帝曰江南大地盡爲世祖所取陛下若不與此役以建不世之威則無功可紀於後帝深入其言意益堅用兵益銳復命深將二萬人以征驅民轉餉溪谷間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建及次順元土官宋隆濟叛深更脅水西土婦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連結隆濟舉兵圍深窟谷中首尾不相救奏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斬叛首士卒還者無幾乃與左丞相哈剌哈孫共奏誅深以謝天下時論以此少之初海盜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徧以金帛結貴近及敗誅御史杜肯構言澤與二人交通詔釋不問七年卒追封

與元王諡忠憲

元文類載丞相線真贈益制曰蕭曹羽漢崇非

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稟靈河嶽著象星辰應

領輔綿累世之芳猷永懷獨亮之賢庸示褒崇之禮太傅錄軍

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稟靈河嶽著象星辰應

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稟靈河嶽著象星辰應

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稟靈河嶽著象星辰應

明貞千載之期莘忠孝一門之慶裕天力競元戎奠鴻首之郊
扶日坊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
規位隆冠於百僚利澤施於四海躬承世祖肇隆中統之不圖
子侍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貽先德之華維
頓晉秩於上台列爵仍疏於大國錫號著勳庸之偉易名申節
惠之交殊恩允出於朕心郵典非由於汝請表南宮雲臺之像
能彰異渥於宗臣措天下太山之安益助貞勤於上

宰尚服休命永播英聲可追封秦益國公諡忠獻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世祖至元二年入備宿衛皇太子
真金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廢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宋
庫藏金帛頒賜東宮置總管府主之以高鵬爲王府都總管九
思爲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幸上都九思鵬俱
留大都及王著謀殺阿合馬先遣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
夕皇太子與國師還宮作佛事省中疑之使常出入東宮者雜
視九思鵬皆莫識也鵬素習西域語以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
及國師今安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不能對遂執二

僧屬吏訊不伏觸恐有變乃與九思入宮集衛士持弓矢爲備
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門外觸問易何爲易不應固
問易耳語曰皇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遙見燭籠
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甚急九思觸戒門者勿擅啟
語外人曰殿下還宮嘗令完澤賽羊二人先願見二人而啟且
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趨南門觸復走南
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見阿合馬郝禎已被殺乃
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著就擒易并坐當易之
見誅也刑官論以從亂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
不審而授賊以兵罪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太
子言於帝乃止是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爲丞九思奏舉名儒上
黨宋衡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爲東宮官屬皇太

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事遂已成宗嗣位改詹事爲徽政院以九思爲副使俄進中書左丞會修實錄命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卒于位

虞集墓誌云九思以家政屬其弟九儀而治園於南

門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于京師嘗以休沐與賢士大夫觴詠而樂之然未嘗自佚卒贈魯國公諡忠獻

觸

字彥解渤海人官至河南宣慰使

冊曰九思穎敏完澤小心並起詹事輝映球琳澤以廉著晚庇瑱清勤遠取釁益割其名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四

徹里千虛

父和尚玉耳

鐵哥 梁德珪

尙文

何瑋

父伯祥

哈刺哈孫

阿沙不花

康里脫脫

李孟

劉正

吳元珪

察罕

鐵木迭兒

張思明

拜住

徹里燕只吉台氏

姚燧神道碑作行只吉氏

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以功

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之學

名臣事畧云既貴顯

母夫人杖之則俯首愛

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後征東北

邊還奏言大軍所過滋擾民寒餓且死宜加賑恤帝從之擢利

用監

事畧云古武庫也

常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賢會行省理財方急

括所在學田輸官徹里慨然曰學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材也安

可驚違止之還朝以聞是時桑哥枋政久引用黨與鈞考天下
錢粟凡阿合馬積年負逋皆坐以中書失徵行省承望風旨督
責尤峻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千數廷臣莫敢言徹里
從改柳林乘間於帝前具陳其貪虐狀辭氣激烈帝怒其毀詆
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頃復呼問之辯愈
力酸律錄云徹里數系哥好職於上前上怒辯不止曰國家置
遂不次登其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歷數其罪而不顧身命
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由息
且徒使陛下有拒諫名帝大悟卽命徹里帥羽林軍三百往籍
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遂誅乘哥釋諸枉繫者復命至江南
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蔑里忻都王巨濟等家貲產徹
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由御史中丞遷福建平章汀漳

割盜歐狗久不平引兵進討有降者則勞以酒食甘言慰遣之
他賊聞風爭歛附未幾其黨縛歐狗至汀漳悉平會帝不豫徹
里馳還京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成宗立拜南臺御
史大夫一日名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
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徵賦以
多爲功至有迫子証父弟訴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此爲甚

爲我語諸御史毋輒效尤帝聞而善之未幾改江浙平章奉詔

辭吳松江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民大便利

吳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

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埋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
性爲浙西居民害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
命平章徹里董其役乃相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
之數幾穀之資斧節之用命民索約乘屋厚糲藉以防卑濕爲
醫以防疾疫民歡呼四集始大德八年十一月

九年名拜中書平

章政事

薛云總入署責異已者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
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引疾不出

尋以

疾卒年止四十七

事畧云債券多至累萬大臣清貧無與爲比

追封徐國公諡忠肅

至治二年加封武寧王改諡正憲

按史傳更有一徵里係阿速氏事世祖充火兒赤成宗時

盜賊傳落脫兒之地命在討之誅其渠長還皇夢

二年從湘寧王北征以功受賞官阿速左衛僉事

千盧

史作奴今從志作盧

伯牙吾氏祖忽都思從皇子拖雷破金兵于鈞

州授管軍百戶歿於軍父和尚玉耳從攻鄂州襄陽進拔岳州

取沙市至江陵累立戰功擢江南浙西道按察使卒於官世祖

念功臣子卽授千盧以父官時江浙省臺皆治杭州千盧言行

省專控江浙在杭爲便行臺總鎮江南不當偏在杭且兩大府

並立勢偪則事窒情狎則威褻蓋命御史隨在爲行臺詔可其

議移駐江東桑哥方擅政勢熏灼人莫敢議千盧入朝見帝于

櫛林極陳其蠹國害民罪言與淚俱帝爲之動容卒誅桑哥東

平大名二路有諸王牧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連歲爭訟不

休于虛往定之訟始息成宗大德二年歷湖東北道廉訪使前
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開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
內外爲嫌七年授大都路總管兼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
正街衢表里巷尤興建國學俄進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
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輒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自辦
每行必鬻田產甚則典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
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非計請以甘肅兵就近戍
守而山東河南之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庶使兵力
少瘳詔從之未幾除叅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凡干祿之人由
他道進者一切不用仁宗延祐五年乞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
燕居祠于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
畝給養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卒追封衛國公諡

景憲

鐵哥西域迦葉彌兒人父幹脫赤與其弟那摩俱學浮屠氏尋相謂曰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焉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號那摩爲國師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授玉印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兒萬戶奏請歸諭本國臣服詔偕近侍往國主不從怒殺之追諡忠遂當幹脫赤之歿也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鷄撤賜之鐵哥捧而不食帝問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鷄一世祖卽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兒字於壁問誰書者僧曰國師兄子鐵哥書帝名見愛其容儀使備宿衛年十七詔擇娶貴家女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再氏女久之命掌饗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七年進尚膳監遷

同知宣徽院事賜第大明宮左留守段珪以逼近木局爲言帝曰俾居禁近以便宣名木局稍隘何害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補充貢鐵哥曰此輩欲自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有食尙食餘餅者帝怒鐵哥言失餅之罪在臣食者無與內府日用圓米計粳米一石僅可得四斗奏自今非御用請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司農司達魯花赤嘗從獵有獵者射兔誤中上駝駝死帝怒命誅獵人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矣亟釋之母爲史官所書庾人盜鑿杭米牧人盜割駝峯罪皆當死鐵哥鞠之入言於帝曰庾人母病盜杭欲食母耳生割駝峯誠忍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又奏升司農司爲大司農使天下知朝廷重農意桓州饑民鬻子女爲食奏以官帑贖之從征乃顏至撒兒都魯之地其黨塔不歹率兵奄至鐵哥奏

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况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于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進酒敵按兵覘之懼有伏夜遁去二十九年進中書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入朝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鐵哥條舉甚詳帝悅賜金束帶成宗卽位以先朝舊臣賜瑪瑙盃謂曰此器先皇所用卿久侍先皇故以爲賜大德三年乞解機務仍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俾領其事凡給賜廩餼金帛數一遵世祖定制七年復拜中書平章平灤大水奏曰散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宜加賑卹遼王脫脫來朝從者執兵仗以入鐵哥劾止之王懼謝從幸縉山饑民相望鐵哥不待請遽命發廩以賑旣自劾專擅罪帝稱善不已武宗卽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濶濶出逆謀者鐵哥知

其誣廷辨之得從寬徙高麗仁宗皇慶元年加太傅錄軍國重
事奏言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帝從其請明年奉命詣萬
安寺祀世祖御容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附奏曰臣死無
日願太后輔皇帝布維新之政社稷長久福也言訖而卒追封
延安王諡忠獻

梁德珪字伯溫

續資治云一
名黯都刺

大典良鄉人年十一給事上官令

習國語通奏對由中書左司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執政
入奏事帝詢其本末不能對德珪從旁辨析曉暢帝大悅拜參
知政事是歲至元三十一年也德珪在省久凡錢穀出納之制
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或上命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
莫知所對德珪從容數語卽定問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
某年嘗有此旨驗之不爽先是帝閱州郡報囚數怪其過多德

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故致此
帝感悟爲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成宗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
政事務以安靜輔治求進者不得是七年坐受朱清張瑄賂罷
明年復位由是朋聚興怨欲撫事中傷之會帝有疾言者盛氣
致詰德珪遽引咎安置湖廣帝疾愈詢知之召至問卿安在德
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以氣疾乞骸骨歸卒于家
年僅四十六續資治云當德珪之去位也與平章伯顏右丞八
都馬辛叅知政事迭兒火者同罷及是並復位御
史杜宥構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譴戍遐荒道路相慶方今數月
遠聞各復相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
德珪入都馬辛爲三凶惟其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
異屢見朝廷存恤之詔雖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
其殃乞將羣凶明正其罪中丞何
通亦以爲言前後章數上皆不報

尙文字周卿郴州深澤人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

政王倚薦其才辟掌書記按王倚傳云倚字輔臣東萊人至元
二十一年爲太子家丞官至禮部尙

書未嘗爲參政且非至元初年
人或曰王椅則其人亦無考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

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探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可行於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明年春朝儀成

帝臨觀大悅遂爲定制
李本魯神道碑云上御法庶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各文問之對曰天

極居中衆星環拱帝德無爲天下歸之其象類此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南臺御史

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中臺祕其章不敢上而阿

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散等知之請悉拘百司吏案以發其

事文留臺章不與事聞帝命宗正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卽白御

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謀至險且其

人本阿合馬餘黨賊罪狼藉宜先發以奪其謀御史大夫與丞

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與御史通謀內禪獨無罪邪丞相頓

首曰臣等無所逃罪但若輩名載刑書而敢爲此舉實欲動搖

人心願靜以鎮之帝怒稍解既而塔卽古阿散受人金竟坐死
成宗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浙平章不法者
十七事遣文往按平章堅不服且訐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
帝命省臺大臣議咸曰平章勲臣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
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
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
法卽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平章御史各坐杖
遣碑云他日集肅政堂衆憂自臺不協文曰天下無難事第恐
處之失要耳都省長百官丞相握大權相抗不敵動資天聽
取厥傷體自今狼貪虎暴者扞彈之事不涉私者
正救之果大剷齟論斥未晚何用紛然衆聽其論尋授河南北
廉訪使大德改元河決蒲口臺檄文按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
其勢猛湍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其爲患
不知幾千百年矣今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

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患之家量給河南退灘地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一時救菑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成巨浸帝惑之乃大興人徒塞治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歲以爲苦自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七年召拜中書左丞浙西饑發廩不足請募民入粟補官以賑山東歲凶盜起奏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濟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奏斥南方白

雲宗與民均役

自雲宗乃江南為僧之有髮者

西域賈人有奉珍珠求售者價

六十萬錠省臣相顧語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

為過一坐傅玩良久文問何所用衆曰舍之可不渴熨面可使

目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

人其為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菽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

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於彼乎竟不一視年七十告歸仁宗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

三往乃起

神云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上顧太保曲出日文曰此自世祖時効力潔淨人也

泰定三年

以中書平章致仕卒年九十二

神云追封齊國公諡正獻

何瑋易州易縣人父伯祥從張柔來歸授易州軍民總管從主

帥察罕伐宋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

祥曰此必為敵所遏我兵宜出不意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

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陵高伐木爲攻取勢旣夜命分
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於營側天將曉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
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潰擊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
出世祖南伐伯祥以叅贊軍事卒于軍瑋襲父職從圍襄樊屢
敗宋舟師歷官湖南宣慰使成宗卽位拜中書叅知政事時省
臣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
轉相疑忌請損之京兆孔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間巷莫不
有學今孔廟旣成宜建國學於其側時方建南郊議尊祖配天
之禮省臣曰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瑋曰嚴父配天不
易之制也不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
及攝位事瑋難之丞相變色曰汝獨不畏死邪瑋從容曰死畏
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武宗至自上都瑋出迓帝曰朕知

卿忠直朕有不逮卿當勉輔拜中書平章政事未幾出鎮河南
帝召至榻前諭曰汴京屯川久廢卿當爲國竭力瑋至先建諸
葛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贖之卒封梁國公諡文正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

名臣事畧作幹羅那氏劉敏中勲德碑云朔方人

會祖啟昔禮

始事脫幹璘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欲害之

啟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遁去諸部聞者多

來歸還攻滅之併其衆擢啟昔禮爲千戶賜號答刺罕

輟排錄云答刺

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者也非勲戚不與事畧云祖傳哈

刺哈孫自幼威重且雅好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長宿衛襲父

號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帝嘗諭曰汝家勲載王府行且大

用汝矣至元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出寃滯數百人

碑云

大同人羣毀薦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遣哈刺哈孫往治
上坐其首鬪者京師有以僞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哈刺哈孫

盡釋之保定諸郡早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罪有司撫爲
奸欲沒其產實告者哈刺哈孫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
又何時相忌其異已謀多事以撻之奏請江南獄亦隸大宗正
罪爲

哈刺哈孫謝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

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久之出爲湖廣平章時湖湘間多盜剽

取商旅貨財比至發卒擒誅之自是水陸無梗

事畧云邊將征交趾出其境哈

刺哈孫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

爲二奸人得植黨自蔽哈刺哈孫入覲陳其不便帝命罷之因

問曰廉訪之職人多言其反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

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

屯田廣西爲圖交趾計哈刺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

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入奏抱卷請署

行弗答吏再請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免民感悅已而廣西帥

府請募南丹州五千戶屯田哈刺哈孫曰此役土著之民與遠屯異內足以實空地外足爲邕管之蔽且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計甚善卽度地立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宋末故事增徵民夏稅哈刺哈孫曰亡國弊政聖朝其可行邪奏止其議成宗大德二年徵拜中書左丞相旣受命遠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慎名器爲務有大政必引儒臣雜議奏建廟學選名儒爲教官采近臣子弟入學時右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請征八百媳婦哈刺哈孫諫曰山嶠小邦遼絕萬里何足以煩中國不聽發兵二萬命深將之往士卒死者十七八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利首爨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先是御史中丞董士選亦以爲言卒誅劉深七年

進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親加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
又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
釋之生者倖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爲之改容帝寢疾入視
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成宗崩
是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母居懷慶丞相阿忽台謀請成后
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爲君諸王陰爲之助哈剌哈孫密
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
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
近郊衆猶未知也且列牘請畧言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
乃陽許之衆莫知所爲明日仁宗至大都夜遣人密啟曰懷寧
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於朔日率衛
士入內誅亂臣阿忽台等械送阿難答詣上都內難悉平自冬

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方卽帝位加太傅
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以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定內難也
阿忽台有勇力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
爭曰祖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封禿剌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
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於帝曰方安西謀于大統丞相
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相出鎮和林比至斬爲盜者一人碑云米商衣
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錢帛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教民取
魚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
餉饑民又度地立兩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
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石北鄙大治至
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碑云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閏十一月遘疾
卒年五十二歸葬昌平追封順德王諡忠獻子脫歡重厚有父

風喜讀書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

冊曰在古賢相不動聲色定變須臾奠國磐石斯人不媿
伊霍可匹寵利不居成功尤赫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破康里時其祖母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東去慮無以自給一夕有數駝皆重負突至廬帳前驅之不去且則繫之帳外置所負其旁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邪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載二子間關越數國來歸時太宗方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治邸舍具廩餼居焉閏二年聞國已定謁帝請歸守墳墓帝問所欲對曰臣妾二子雖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其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其子方從憲宗伐蜀至

和林聞憲宗崩諸將皆還二子獨後心竊以爲疑禱於神得吉
尋二子偕至遂留居燕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
沙不花與康里脫脫其著者也阿沙不花年十四入侍世祖賜
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會西番使者來奏旣諭遣之矣
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曩西使來何請朕何辭以遣衆莫
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悉帝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反不若
一童子邪一日故令諸門者勿納阿沙不花入立移時乃從水
竇以進入見帝問之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
悅更試之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或慢使掌門無敢闖入者帝曰
可用矣諸王乃顏反西北宗王多從之帝以爲憂阿沙不花曰
莫若先撫安諸王後行天罰則叛者勢孤矣帝曰善試爲朕一
行卽北去說宗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然曰大王知乃

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是獨大王與上抗也幸上聖明知非大王意置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及還報帝始親征命阿沙不花徵兵遼陽以千戶領昔寶赤之衆扈行及師還上言大同興和兩郡間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數十里無居民令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昔寶赤牧地使耕種自養帝欲盡徙桃山民以其所爲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民德之終元之世飲食必祭諸王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阿沙不花從踰金山戰杭海有功及卽位大宗正脫兒速以賊

汚聞詔阿沙不花鞠問得實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卽刺言猶

王也會朱清張瑄敗先遣都指揮使忽刺朮籍其家以受賂被

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奏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先是武宗爲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爲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材也命從行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竊大位武宗適遣脫脫上京計事丞相哈刺哈孫令急還報而成后已密戒通政院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仁宗將至大都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奉成后舉事者阿沙不花言於哈刺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召安西計事至卽執之盡誅阿忽台以下諸黨與哈刺哈孫同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回不進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冠尙醜

太子監國所

以備他變臣萬死保無他武宗大悅遙拜中書平章政事命先
還報兩宮武宗至上都加特進太尉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
師治安西黨諸連坐者三十餘人皆釋不問帝嘗出太府金分
賜諸王貴戚阿沙不花入朝見一人倉皇狀曰此必盜金者召
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帝卽以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
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從之有近臣蹴踡帝前
帝命賜鈔十萬貫諫曰以蹴踡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徒日進
而賢者日退將如國家何臣不敢奉詔乃止每入奏見帝御五
花殿容色日悴乘間進曰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
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倚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
麴蘖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
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曰非卿孰爲朕言命進酒謝曰臣方欲陛

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言不信於陛下也臣死且不敢左右皆賀帝得直臣諂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賜爵康國公至大二年十月卒于位年僅四十七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諡忠烈其繼室別哥倫氏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華綵詔旌其門 子伯嘉訥性廉直嘗爲京尹有屯儲衛誘民誣首海商一百十六人爲盜而掠其貲者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盡得其寃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學士

脫脫亦牙牙子也幼姿貌魁梧步履莊重世祖奇之命入宿衛成宗初奉使至北邊丞相伯顏見之問曰汝誰氏子脫脫以實對伯顏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汝也武宗以皇子撫軍北方脫脫從叛王海都入犯討之會師杭海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士遮背脾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

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大將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可謂忠矣武宗然之成宗崩丞相哈剌孫稱疾臥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卽令馳告及仁宗先奉母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帝却惑於陰陽家言欲武宗讓位於其弟武宗聞之不憚急遣脫脫往察事機疾歸報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母具道武宗意太母愕然屏左右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使骨肉懽好汝功不細脫脫謝曰臣侍藩邸久頗見信任當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保亡它也先是帝母見武宗遲廻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羣臣推戴意至是脫脫繼往復致太母言乃大感悟先遣阿沙不花還報武宗正位尊太母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當

脫脫之至京也武宗命同知樞密院比還問視事否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攬取各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祗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出不遜語至是將寘之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不知者將以爲修怨恐人人自危况其人習先朝典故當今有用才也乃行之叛王海都子察八兒素畏帝威名幸諸王內附詔設宴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言爲告戒脫脫薦只兒哈忽令代言以進果稱旨卽以授脫脫頃之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卽席備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詞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中書左丞相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賢相至大三年丞相三寶奴等勸帝立皇子和世琜爲皇太子脫脫曰國家

大計不可不慎太弟曩定大難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成命
嗣後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三寶奴曰今日兄授
弟異日能保叔必授姪乎對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
之自是議遂息時初立尙書省賜予無節名爵日濫脫脫進曰
爵賞者帝王所以勵世之具今爵及北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
將何所賴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名諸務若從臣言恪遵
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則用臣何補邊將脫火赤請
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遣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
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別遣丞相脫忽魯往幾致激變
仁宗卽位罷爲江浙行省左丞相甫下車問民利病咸謂杭城
故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
或難之脫脫曰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作土功脫脫曰

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主功何尤焉不一月而

成是時鐵木迭兒爲相欲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碩德八剌爲

皇太子

即英宗

又譖脫脫爲武宗舊臣諂逮至京

郡志云杭民數萬號勸進道不

得居數日傳兩宮旨諭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名汝至今察其

無他可復還鎮英宗嗣位名拜御史大夫時鐵失先爲大夫陰

忌之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家居不出者五年卒年五十六至

正初追封和寧王諡忠獻脫脫常卽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

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沒卽其中祀焉子

九人見宰輔者曰鐵木見塔識見忠節者曰達識帖睦邇各有

傳

按西湖雷峯塔下水中有高阜相傳爲丞相脫脫墓及考大德三年以有名脫脫者爲江浙丞相未知孰是

冊曰定策大計姦邪窺伺苟有隙乘社稷攸繫三宮協和

忠能啓寤命世奇才興於西土天之所資得寶有故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祖昌祚初授本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通貫經史授徒於家遠近爭從之世祖時隨父入蜀省臺辟薦皆不就成宗初遣孟往陝西採訪先朝聖政備史館紀述孟討論編次以進時武仁二帝皆未出閣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大德初武宗撫軍北方孟侍仁宗於宮中進講多所裨益及仁宗侍母居懷孟又如官山孟常單騎從在懷州四年每進言堯舜之道惟孝弟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奉迎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篡大統丞相哈剌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今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都以折奸謀固人心不則國家

安危未可測仁宗猶豫未定孟復進曰倘邪謀得成以一紙書
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保何論宗社仁宗懼然乃奉母后還大
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計適成后使者絡繹
視疾孟入長揖坐前引其手診脈衆以爲醫者不疑旣而知安
西謀立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卽爲人所制左右
疑懼未敢發皆曰俟大兄至徐圖之未晚孟曰羣邪違棄祖訓
欲立庶子天命人心皆弗與殿下入內庭則凡知君臣之義
者無不爲殿下用先清宮禁以迎大兄計之上也倘安西旣正
位號縱太子至彼豈甘退就落服如是則宗社危矣且危身以
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爲非知也臨機
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
者使以吉告入筮遇乾之睽卜者謂大吉孟曰筮不違人仁宗

起衆翼之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來就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獄奉璽北迎武宗中外帖然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規畫庶務羣小多不樂旣事定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與在道孟未見顏色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卽位或讒孟當內難初定時嘗勸皇弟自取帝察其誣弗聽仁宗爲皇太子侍內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何故不樂對曰賴天祖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見於色耳帝感其言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陞山名見玉德殿帝指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特授中書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眞拜平章政事孟頗以國事爲已任見當時賜與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

擬無度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也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冒濫不可計數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並宜汰罷尋兼領國子學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勿限資級請擢任國學翰林諸職俾學者知所激勸帝皆從之先是帝在懷州習見吏弊旣卽位欲痛剷除之孟言胥吏亦有賢者在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護如此真長者之言卿於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朕尤深服會歲旱臺臣言燮理非人所致孟曰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勿復言更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之印又圖其像敕詞臣爲贊且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入見必坐語移時嘗賜鈔十萬貫

令將作監治第孟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辭不受更以樽節財用爲請帝納其言罷諸營繕皇慶初請告歸葬事訖入朝帝慰勞甚至因請解政枋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又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以科舉取之猶勝於他途進者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改元復拜平章政事改封韓國公又堅乞致政帝不得已許之英宗初鐵木迭兒復相以孟素不附已讒搆於帝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左遷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屑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宣徽使以問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由是讒者不得入至治元年卒御史交章

辨其誣詔復原官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三入中書退居一室
蕭然如布衣凡獻納謀議常自毀其稿家無存者子獻官御史
中丞尚氣節兼多著述行世

冊曰決策帷幄毅然直趨關夫瑟宿哲者炳如勛成智隱
靜其如愚晚節委佗明哲保軀道復之學黃老爲徒

劉正字清卿青州人讀書習吏事初辟戶部令史世祖至元八
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轉運司負課銀五百餘
錠運使四人皆被逮及覈本路歲入籍實無負故獄久不決正
知其寃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領課文契七數適相
符驗字蹟皆司庫辛德柔書卽白尚書捕鞠之辛具服盡償所
負課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
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行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使姑

退正曰職當進而退可乎遂馳出關抵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
充職賞中書遣檄工部造給未及上請帝怒其欺罔正曰軍賞
貴速先給符而後請命臣未見其罪也帝釋然尋擢左司都事
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省官阿里崔斌有隙誣盜官糧四十萬
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同按其事獄弗具復遣北京參政張
澍等雜治竟置二人于死正乃移疾歸阿合馬敗逮正至坐以
黨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帝起還內正械繫闕
東隙地踰數日復移寘拱衛司丞相和禮霍孫曰上嘗謂劉正
衣白衣行獄二十年可謂廉潔者矣得免歸成宗大德初累遷
雲南左丞時方議征緬正力阻之不得師出果無功雲南歲供
金銀故事遣官往徵耗費率數倍民以爲苦正請給官秤令土
官詣省自輸納其弊頓革武宗卽位入爲中書左丞會立尙書

省方辭還家仁宗初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曰守
成憲重省臺辨邪正貴名爵正官符開言路慎賞罰節財用詔
集議行之累乞致仕不許拜平章政事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
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其不可弗聽時大旱臺臣言變理非
人平章李孟引咎丐罷平章忽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
誹議朝政可還詰之正曰省臺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
容紛出異見孟頷之竟如忽都不丁言有旨廉訪司權太重故
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李孟將議行正言但當
擇人法不可易事遂寢延祐六年卒追封趙國公諡忠宣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按察副使至元十四年世祖
召元珪入見授後衛經歷嘗從幸上都奉命取御藥來大都萬
里山乘傳未盡一晝夜至帝奇其速再遷叅議樞密院事時繕

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

乃立武衛繕理宮城凡興作必以問於樞府成宗大德初除吏

部尚書

續資治云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請謁悉

絕繼調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者必書蓋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帝嘉其言土木

之工稍息出爲江浙參政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結當路及伏

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尤甚惟元珪一無所

污武宗卽位遷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民力嚴選舉節

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諸事皆切

時務仁宗初立名赴省與諸老成議事尋出爲江浙左丞漕臣

言江南殷富益由多匿腴田若行檢覈法當益田畝累萬元珪

曰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若一動搖其害不細

固爭月餘不能止遂移疾去延祐初起爲甘肅左丞歲餘還朝

帝曰卿本累朝舊臣宜在舊服命商議中書省事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歛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頷之英宗卽位又條上軍民利弊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平軍民不可偏枯軍官襲職惟傳適嗣支庶不可搖亂帝並嘉納以年老致仕卒泰定元年追封趙國公諡忠簡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父伯德那舉族來歸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後徙解州察罕生倚氏縣是夜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故名察罕

譯言白也

幼穎悟博覽強記能通諸國語爲

行軍府千戶湖廣叅政與魯赤辟爲萬戶府知事且令諸子皆

受學世祖至元中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陳日
烜遣其叔遺愛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責之使者
辭屈世子舉衆逃去及奧魯赤移江西行省平章復辟爲理問
有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
取恐爲居人所有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讎家者問之果然出
入江廣凡二十一年大事多所裁決成宗大德間御史臺奏僉
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
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竟除武昌廣西妖
賊高仙道左道惑衆平民呈誤者千計察罕鞫得其情議誅首
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
無累也以治最擢河南行省郎中仁宗自懷孟入河南平章囊
加台薦之名至上都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卽位立仁宗爲

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先遣還大都立院事武宗崩仁宗哀
慟不已察罕啟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
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
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
仁文王所以爲聖殿下行之幸甚仁宗卽位拜中書叅知政事
但總大綱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以益
卿壽皇慶元年進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
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翁自號每入奏帝望
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帝嘗問張良何如人曰佐高帝興漢功成
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何如人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
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
學如此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命譯

帝範及累朝起居注名曰聖武開天紀并述太宗平金始末俱
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
謝帝曰白雲病愈邪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
歸田里不覺沉疴去體命賜茵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
人朕始以囊加台言用之誠多裨益語及前古帝王命氏之由

因賜姓白氏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

嘗著帝王紀年一書程鉅夫爲之序曰史莫信

於書春秋莫博於遷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哉然孔子斷
自唐虞信而足徵司馬乃上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
固嘗疑之至於諸家編紀沿襲舛訛莫相統一皆好博之流弊
也後惟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白可信平章白雲翁信道
篤學博觀約取於政事餘暇取諸家紀載集正之一以經世書
爲準名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羲農者備博覽而已夫信
孔子者莫若康節信康節者莫若白雲然則後之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鐵木迭兒蒙古人嘗逮事世祖以便佞取容成宗時同知宣徽
院事武宗時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以擅離職赴闕爲尙

書省所劾詔詰問尋以太后旨得貸罪還職仁宗將卽位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李孟爲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太后在與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右丞相帝不得已相之及幸上都命居守大都未幾以病去延祐改元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帝令白太后授以印俾監修國史仍預軍國重事未數月復進右丞相奏言自今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初則論決不悛則黜而不敘中書政務諸司毋輒干預內侍毋隔越妄奏以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乃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貲又以經用不給預買山東河間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并覈江南田糧令田主自實頃畝狀於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

如之禁勢豪不得私匿尋遣使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尤甚致頽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事乃罷明年又奏天下庶務雖統中書舊制省臣亦與分領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叅政趙世延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問右丞蕭拜住叅政曹從革各分治帝從之命總宣政院事進位太師凡議重刑必聽裁決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約以次傳已子和世球至是鐵木迭兒欲固寵勸帝立皇子碩德八剌爲太子且日譖和世球於兩宮遂封周王出鎮雲南從此威震百僚怙勢貪虐滋甚惟蕭拜住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既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有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受其賂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勝持不可朵兒只廉得其狀乃與拜住及勝入奏一時內外御史玉龍帖木兒

徐元素等四十餘人共上疏畧曰首相鐵木迭兒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如占據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儼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毳毼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賂金一百五十兩既位極人臣復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恬然略無省悔四海疾怨已久乞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匿典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帝不樂者數日又恐重傷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未逾年復起爲太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糾其不法者十三事及內外臺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終以太后故

弗問仁宗崩越四日卽傳皇太后旨仍爲右丞相又踰月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楊朶兒只至徽政院與院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卽起入奏違傳旨執二人殺之英宗將卽位鐵木迭兒方病足中書省啟祖制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仍命鐵木迭兒居首旣卽位卽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耗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所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急違者杖之帝幸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勝素侵已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又殺之時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方入相卽密啟東宮遣人逮至坐以違詔罪當死帝以事在赦前釋之鐵木迭兒又奏昔世延與省臺諸臣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帝不問久之帝覺其逞私報復所譖皆先朝舊人

滋不悅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怏怏死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死有餘辜命追奪官爵籍其家餘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後以贓敗鎖南常爲治書侍御史以與聞弑逆將作院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咀皆伏誅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輝州幼穎悟過人至元間由侍儀司舍人辟尚書省掾呵合馬旣死世祖追論其奸命尙書省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賊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者吐音大似侍儀舍人榮祖曰正由舍人選爲掾者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授湖廣行省都事歷遷兩浙鹽運使仁宗皇慶初歲課日益僚屬請上羨數思明謂羸縮不常萬一以羨爲額是我希一已之

榮遺百世之害不可延祐三年拜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弟五品官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名見切責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選故寧違旨獲戾不忍墮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乃曰卿可姑與後勿爲例止授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改工部尙書帝問左右曰張思明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遷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合散辭職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也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曰臣自揆才薄恐懼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誰可者以思明對卽日仍拜叅知政事比名至車駕幸上都見于道慰勉良久尋以右丞相鐵木迭兒授擢中書左丞相英宗宅憂鐵木迭兒方枋政日誅戮

不已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心萬一諸王駟馬疑而不至將奈何鐵木迭兒悟曰非左丞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等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等二人而以珪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旣屬吏當論法二人得不死及拜作爲左丞相與鐵木迭兒各樹敵思明懼禍及累辭不獲後以不給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帝怒杖逐之家居杜門六年文宗初起爲江浙左丞相會陝西饑中書省撥江浙鹽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師思明日陝西饑民猶餓在涸轍若不與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來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遽之復名爲中書左丞節史劾其在仁宗朝阿附鐵木迭兒間諜兩宮旣行斥

罷及英宗朝權奸再相復授爲左丞稔惡不悛卒以罪廢今又
冒居是職有玷朝班思明卽移疾去卒年七十八平生不治恒
產惟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
絕贈清河郡公諡貞敏

拜住丞相安童孫兀都帶子也生五歲而孤武宗至大二年襲
長宿衛仁宗初拜太常禮儀院使尋進大司徒每議大政必問
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邪拜住微笑曰公
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英宗在東宮聞其賢遣使召之欲
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
東宮私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竟不往及卽位超拜中書
平章政事徽政使失烈門與故丞相合散等謀廢立帝密聞其
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已久今又陰結

黨與謀危社稷宜速誅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
率衛士擒斬之卽進拜住爲左丞相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
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塞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
選格次第吏無所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務加寬卹至貪暴
不法必不少容從幸上都帝以行宮亨麗殿卑隘欲改作拜住
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
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天下望乃止帝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
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疆宇安童相世祖致昇平也卿每
念先世令聞當益盡心於國拜住謝曰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
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李
魯神駐蹕頌云至治元年詔若曰丞相安童弼世禮功在社
稷其勅詞臣卽所有范陽采地碑之昭示悠久明年秋九月帝
幸易州還駐蹕碑垣之南顧拜住曰汝祖考功績之盛世載帝
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拜住頓首謝翼

日上步自帳殿坐碑右拜

住獻萬壽觴良久乃去

朔漠頻年大風雪駝畜盡死蒙古子

女流散拜住以興王根本地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命有司收
養衛中歲給衣糧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迄今親享之禮未
舉拜住奏曰禮樂百年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豫勅有
司具親享太室儀注至治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
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
羽衛文物之盛顧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諒亦卿所共喜對曰
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
也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咸謂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拜住率
百僚稱賀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配享諸禮帝從容謂曰
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幸毋忘規諫以
輔朕不逮拜住謝曰昔堯舜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

聖桀紂拒諫自賢悅人從己致國滅而身不保臣仰荷洪恩敢
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若不言
則臣罪也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譎險屢殺大臣凡不附已
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倉糧虧耗欲
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
之可乎帝然其言得不死已復引叅政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已
思明忌拜住剛正陰謀中之左右乘間以告拜住曰大臣協和
國之利也若更相讎害非特吾二人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但
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死生禍福一聽天命汝輩
勿復言奉命立忠憲王安童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拜
住行將復蒞省事甫入朝帝遣使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
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還在京倉漕管庫諸職歲終例應注

代時思明亦稱疾不出衆皆願望拜住歸日坐省中謂僚屬曰
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
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爲賣官計耳乃遣人善慰思明出共
畢銓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
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
之政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
則有魏徵政諫之臣帝並善之賜平江腴田萬畝辭曰陛下命
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
慎宅人豈得援例秋七月奏召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逐之鐵
木迭兒繼亦病死初浙民吳機以累世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
夔夔賂宣政使八刺吉思鐵木迭兒長子售之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
出庫鈔酬其直鐵木迭兒與義子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爲賊

鉅萬真人蔡道泰私殺人獄已具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
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鞫之盡得實劉蔡及八刺吉思皆論
死惟鐵失獲免冬十二月拜住進右丞相勅不置左相獨任以
政帝幸五臺山拜住奏曰自古帝王以得民心爲本錢穀民之
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
朕思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何以立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
慎行之三年春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
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
剌勇決狀拜住從容謂史官曰無左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
之勞而畧發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補入時鐵木迭兒惡日彰
帝悟命奪其官什其碑奸黨鐵失等懼帝在上都欲作佛事拜
住以同用不足諫止旣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

大赦無以爲禳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遂生異謀車駕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拜住弒帝于行幄泰定帝卽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輿拜住畫相於海雲寺觀者無不泣歎致和初仍封東平王如其祖父諡忠獻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牘適在後圃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曰官事不治若所爲豈大人事邪拜住深自刻責一日入侍宴英宗知其素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酬於酒拜住之賢蓋亦由母教云

冊曰元勳之裔爲國柱石克世其傳祖孫一德矧茲賢母並標史冊國旣有光家聲孔赫